

九
華
集

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騰錄監生臣黃鐘

騰錄監生臣嵇承羣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九

宋員興宗撰

策

館職策

夫世所謂三代者聖人有稽焉非聖人之私志也三代之英信可志也蓋三代之英修身以道修道以教教出乎身而加乎民而復乎本何以謂之本入事親出事君是也何以謂之教事親孝事君廉是也教本既立天下

雖有高世之智絕倫之勇難角之技亦無得而加焉誠
以此道素立此教素具故也雖三代之英尤曰未也恐
教意之無漸也故我之訓治命族師書其孝弟閭胥書
其敬敏州長書其德行恐教意之未徹也故我之用人
自升於家而後鄉自升於鄉而後國恐教意之未成也
故我之士至於小臣有守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三代之
英教意惓惓如此其至也少則習焉長則安焉彼為孝
則盡子道彼為廉則盡臣道兩者備矣然後人倫正人

倫正然後百行正百行正則遠近胥化莫有不出於正
矣此其所以為治也當是時雖不以孝設科孝在其中
矣雖不以廉設科廉在其中矣傳曰入則視王膳出則
輔王化周公其人也周公知敬其親者乃知敬其身者
也天下化周公之風六行之教三物之賓天下盡歸孝
之實矣於斯時也天下之士出恭入敬非獨周公也人
人而師周公也傳曰一介不取一介不予伯夷其人也
天下化伯夷之風薄夫不貪鄙夫益敦天下盡稽廉之

實矣於斯時也天下之士知取知予非獨伯夷也人人而師伯夷也夫以人人而師周公人人而師伯夷三代之士孝亦安行也廉亦安行也亦既有所本矣非惟二臣為然也大戴記曰文王內觀民務父子觀其孝慈壯觀廉潔勝其私也淵源以是風俗烏得不厚冠紳烏得不正教本之行信可志也逮夫周道世衰南陔之義日以盛北風之思日以忘所可道者皆言之醜也列國豪士脫於父母之懷趨於名利之域去親者類亡其親甚

乎弓人之忘其弓也行行然恣於繩墨之外不仕於齊則官於楚不啗其母臂而去衛則射其父命而奔吳其心如此其事如此其孝安在哉至於白華之作則欲為蔽伐檀之刺則貪為蔽且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愚不知當時士大夫何以自名也觀其動結駟聯鞅之徒舒埤闔談天之舌使是身之靡於利猶衆草之靡於風揚揚然昌於貨賄之塗盜金則不恐盜帛則不愧不一見而望賜辟則再見而望上卿其心如此其節如此其廉安

在哉且列國去三代至不遠也大夫士至不竭也亦何
繆戾而至於是其不逮之甚也大抵天下之士莫不
有性亦莫不有情情非制度則不節性非教化則不成
教成矣其孝無有不立制節矣其廉無有不具愚未聞
水寒而冰不寒表端而影不端上善而下不善也彼三
代如此而列國亡此是以如此其異也苟能益充其道
益開其途篤行不難招三代不難及至治不難復事在
彊勉而已矣恭惟國家歷聖相授繼繼承承政所先者

教教所因者本是以二百年餘薄海內外至於不令而行不言而化豈盡憑三尺哉勸導雍容之力也在太祖時則有若王昭素以德行名在太宗時則有若劉溫叟以至孝顯在真宗仁宗之世种放李用章之徒載母授徒奉親偕隱俱見錄用若旌清介之吏嚴貪墨之禁祖宗號令無歲無之民德歸厚有自來矣今主上躬於舜孝以風四方參以周教同符三代上稽祖宗之意外可在列之請察廉之詔分明懇切執事推廣上意詢以孝

廉之設興何所成廢何所由愚謂自周而下歷漢至唐
欲觀一世之治亂當察是科之興廢治莫不興興必有
所成也亂莫不廢廢必有所由也桓公之為齊區區之
國耳嘗以得士為悅非以齊為悅也正月之吉布令於
鄉桓公親問焉曰子之鄉有慈孝父母發聞閭里者有
則必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子之鄉有廉謹論慤
使民以勸者有則必以升有而不以升謂之亡選桓公
之伯雖非一事求伯之始莫大於此是尚孝廉之本旨

也况欲為天下者哉及漢之初嚴設是科其所以教人
與其所以出令大抵導人以行則無不得拘人以辭則
無不失蓋行先實而不浮辭多虛而易惑勸士以言其
勸已淺勵士以行其誰自欺故漢武有罷黜百家之實
光武有首用卓行之實士皆從而化之非化虛名也行
既已修科既已設有司又加之以簡拔又重之以薦進
又第之以甲乙中世規模漢為休美蓋擇其行則實者
無不應應者無不實命其職則所舉即所用所用即所

舉是以此科一設賢才輩出此則興之所以成也至於和順之後流為魏晉之末文制雖存不辨名實不嚴格法才者不得進行者不得伸選用混雜衆多輕進當時之謗者曰舉孝廉濁如泥夫水至潔而清泥至濁而汙今指孝廉諸公並於汙濁之物衣冠之道一旦化此甚可悲也故因循至唐楊綰有議旋舉旋停建中有令一議一寢慮有此弊豈獨罷於章帝哉此則廢之所由也執事又謂前世之君其為孰得夫教者士民之基也人

情者聖王之田也基厚則田不薄矣矯人情而教之則無往而當順人情而導之則無往而不當人情莫不欲事親聖人必有以勉之莫不欲事君聖人必有以勸之世有弗孝弗廉者豈其心之所欲哉流於習而不自知也既不自謹其習則猖狂於家汙墨於吏今有人焉陰抵是過或以古之孝廉者語曰彼人也汝亦人也彼能廉而汝不能也彼躬孝而汝不躬也曷若格汝之穢習而效古人矣乎聞者於此不赧然見於面則勃然見

於色矣何者弗孝弗廉之名天下之所共避也聖人是
以敦其教意而起其愧心使天下庸庸之士知愛其親
常甚於愛孝之名知尊其君常甚於尊廉之實則凡被
德教者家曾子而戶儀休矣此前世之君所以經心也
觀漢之詔令丁寧郡國砥礪多士不舉孝者為不奉詔
不察廉者為不勝任勸善之意切矣宜乎溫舒之才王
吉之諫京房之術師丹之議寬饒之勇於是出焉漢之
得人雖以數路此路最精也是前世之君設科之有得

者也若夫論事之臣則黃瓊增置四科之說賈至庠序
推選之說亦宜在所擇也議者又病率以口則恐其遴
限以年則恐其拘課牋奏則恐其煩專儒雅則恐其偏
如是皆慮之深者也且人才之不齊猶地產之不齊也
地之所產彼有則此無此豐則彼殺善治賦者辨其土
宜因其所產責其所賦則地力不窮矣今漢取孝廉乃
欲計其口而取士是猶欲混其地而責產也豈理也哉
自郡國口二十萬歲舉其一邊郡口一十萬亦舉其一